

光与善的骄子 ——勃洛克传

〔前苏联〕 图尔科夫著



Ветер принес издалека
Песни весенней намок,
Где-то светло и глубоко
Неба открылся клочок.

В этой бездонной лазури,
В сумерках близкой весны
Плакали зимние бури,
Реяли звездные сны.

Робко, темно и глубоко
Плакали струны мои.
Ветер принес издалека
Звучные песни твои.

29 января 1901

26.15276

TE

[前苏联] 图尔科夫著

光与善的骄子

——勃洛克传

郑体武 译



知识出版社·上海

(沪)新登字 402 号

А. Тур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69

根据前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69 年版译出

光与善的骄子

——勃洛克传

[前苏联] 图尔科夫 著

郑体武 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邮政编码 200335)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94,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5-5560-5/I·46

定价: 8.00 元

中译本序

智 量

文学的历史，是作家活动的历史和作品创作过程的历史。所谓思潮、流派，都必须由这些具体内容来表现。我们的文学史家比较注意文学史书的编写，而往往忽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与介绍工作。据我所知，国外的研究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前苏联的学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图尔科夫这本《勃洛克传》，是《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书写得很不错，影响也很大。我国已经翻译过其中的好些本。现在，又高兴地读到郑体武先生的这本新译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想当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文学受到西方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一时五彩缤纷，涌现出大量作家和作品，最后在普希金、果戈里和别林斯基等人努力下，汇聚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潮，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百年后，时代之轮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回转，又给俄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五彩缤纷的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影响俄国，它在俄国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正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上，又把俄

国文学从长时期比较单一的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局面，改变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仅对俄国文学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也产生着影响。在这一重要的文学时期中，生于1880年、死于1921年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是众多天才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把自普希金以来俄国许多民族诗人的才华融汇于一身，将这种传统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揉和在一起，创建出自己独有的艺术殿堂来。仅此一点，已经需要有一种神奇之功了，而勃洛克的特点还不止于此。他身居俄国与世界的两个历史时期的中间，在许许多多诗人、作家都因为不知如何选择、又不愿只作一种选择而终于在两难之间痛苦消亡的时候，他却伸出自己天才的手臂，把这两个时代在自己的诗歌中联结起来，并且使自己的艺术在两个对立的世界中都得到认可，这的确是非常人之力所能办到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平与创作之中，必定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的东西。在今日之世界与中国，探讨勃洛克创作中的这一个特点，也许正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高尔基说，勃洛克是“一个真正、天才的诗人”；鲁迅说，他的诗歌“还要永久地流传”，我想，他们定是预感到他的创作中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质的。而且，勃洛克这个人，作为一个人，也有他值得我们了解一下的特点。他为人真诚、坦率、无畏；他单纯、富于理想、心中充满着爱；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他的诗歌事业。他说，“唯有诗人在其中耗尽自己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他爱祖国、爱人民，一生致力于探求一种祖国、人民、革命事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最为融洽无间的关系，至死都在顽强地寻找诗人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位置。像这样一个人的传记，恐怕不仅文学家和文学史家要读，

每一位不愿虚度一生的朋友大约都是愿意来读它一遍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撰写作家传记的专家，他写的契诃夫传、谢德林传、特瓦尔多夫斯基传在俄国都颇有影响。他也是一位诗歌理论研究家，他写的诗人传记，包括这本《勃洛克传》必定更有特色。译者郑体武先生在莫斯科留学三年，专攻勃洛克，由他来译这本书，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佳作佳译，两美具备，我因此也十分乐意来写这篇推荐的序文。毫无疑问，本书的出版对我国的勃洛克介绍与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一九九二年七月

目 录

中译本序

在女人温柔的爱抚下.....	1
青春与柔情.....	25
崭露头角.....	62
美妇人的骑士.....	80
山雨欲来.....	97
星期三晚会.....	118
命运之歌.....	149
生活的激流.....	183
库里科沃原野.....	200
意大利之行.....	227
父亲.....	257
玫瑰花与十字架.....	288
野蛮的世界.....	313
夜莺园.....	341
奔向十月.....	364
基督的使徒.....	380
光与善的骄子.....	410

译后记

在女人温柔的爱抚下

这是一张出自业余摄影师之手的一次业余演出的剧照。

一个妙龄女子身着奥菲丽娅^①的戏装，面向观众，亭亭玉立；而一旁的哈姆雷特^②则单膝跪在地上，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她。

“两个人的脸都很特别”，端详着这幅剧照，一位女士回忆道，“她的——充满稚气，颧骨略显突出，虽不算漂亮，却很清秀，如此纯洁无瑕的脸我还从未见过；而他的——看那表情，仿佛正在目睹天国的幻影。”

这便是王子殿下和他的意中人……

他们羞怯而零碎的对白一直持续到幕后。

“我们已经穿好衣服，上好妆。我觉得自己可真够大胆的”，“奥菲丽娅”回忆道，“一顶花冠，一束野花，一头象斗篷一样散落过膝的金发。当别人布置舞台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朦朦胧胧的后台……我们倾心交谈，从未谈得这么投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这比谈话本身更让人感到亲切。”

演出结束后他们也是这样穿着戏装（到家才换衣服）离开

① 奥菲丽娅：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②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男主人公。

的。当17岁的王子和16岁的“奥菲丽娅”缓步走下改造成临时舞台的草棚时，在前方，在山脚下，透过茂盛的白桦林——像是衬托他们——“一颗闪着蓝光的流星平稳地勾勒出一条大道”。

这对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预兆。

黎明时分你的头上
缠绕着奇思怪想的光环，
我记得通向王座的阶梯
和你第一次严酷的审判。

多么苍白的衣裙！
多么奇特的寂静！
满是百合花的怀抱，
无思无虑的眼睛……

谁知道，这是在哪儿？
星星陨落在什么地方？

（《云雾遮住了你……》）

几年后，“哈姆雷特”这样回忆那个夜晚。现实仿佛水中摇曳不定的倒影。舞台变成了王座，花冠变成光环，从童年起就熟悉的住在邻村的姑娘变成了发疯的奥菲丽娅。

当时契诃夫的《海鸥》^①已经完成，而这里发生的一切酷

① 《海鸥》：契诃夫名剧之一。

似《海鸥》。少言寡语的小伙子上身穿着黑色的骑兵制服，戴一顶无檐帽，写着自己的诗，这些诗一年比一年变得朦胧而古怪，后来就连他的剧本也遭到非议。像特列普列夫^①一样，他也号称颓废派。

而他的女伴则像尼娜·扎列奇娜娅^②，后来成了演员，并在全俄罗斯巡回演出，尽管她对自己的表演才能不无怀疑。

他们的爱情经受了那么大的考验，以致就连契诃夫剧本的高潮也相形见绌。

但此时“哈姆雷特”和“奥菲丽娅”还涉世未深，舞台经验也欠丰富。他们头顶的天空似乎晴朗无云，就像是孩提时代。那时，与佞臣波洛涅斯^③毫无共同之处的“奥菲丽娅”的父亲常弦外有音地向“哈姆雷特”的外祖父打听：

——喂，你们的王子好吗？我们的公主在家里可是心猿意马的。

彼得堡大学校长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贝凯托夫^④有四个女儿：卡嘉，索尼娅，萨沙（家里人叫她阿丽娅或阿西娅）和玛尼娅。她们有一本家庭记事簿《卡西安》^⑤，每过四年的2月29日，她们便将重要的事件和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写进去。

“1880年”，她们在1884年写道，“阿丽娅跟丈夫从华沙

① 特列普列夫：《海鸥》男主人公。

② 扎列奇娜娅：《海鸥》女主人公。

③ 波洛涅斯：《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④ 贝凯托夫(1825~1902)，俄国科学家，科学院院士。

⑤ 卡西安：圣经传说中的圣徒。民间每隔4年（即逢闰年）为他过一次命名日（2月29日）。

回来，她决心同他分手，留在我们这儿。她于1880年11月16日在校长宅邸生下一个儿子，叫萨沙^①……萨沙简直是个迷人的小天使……人人都喜欢他……”

确实，跟他母亲幼时一样，他是全家的偶像和宠儿。在外公的书房里，他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布雷姆厚厚的几大卷《动物生活》，观赏着里面各种各样的动物插图；然后，又踉踉跄跄地跑到外祖母面前。为了能让孩子看懂，她定期为他准备相应的译文和注解，着实为此花费了不少苦心。

到了晚上，奶妈便给他念：

水晶棺啊摇啊摇，
公主一睡不醒来。

窗外——“涅瓦河静静地流淌，两侧是大理石堤岸”。春天一到，各种小艇和驳船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每次大人领他出来，站在岸上，这孩子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传来拖船嘶哑的汽笛声。“它擤鼻涕啦！”——小家伙儿兴高采烈地喊。要么就是等到中午彼得保罗要塞例行打炮，就像他喜爱的《萨丹王的故事》^②中描写的那样：

大炮在岸上开火，
命令轮船靠岸。

就这样，“一个快乐的名字——普希金”，很早便进入了他的

^① 萨沙：勃洛克的名字亚历山大的爱称。

^② 《萨丹王的故事》：普希金童话。

童年的记忆。

大家都围着萨沙转，给他念必读的《邈邈鬼斯焦普卡》，贝凯托夫的四个女儿也是读着它长大的；给他讲父亲当年为女儿编的、并配有他亲笔作的插图的巴尔达亨王子的故事（“谢肉节那天，他的城堡上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饼！”）；为他朗诵茹科夫斯基^①的《斯马戈里姆斯基伯爵》及其译作，以及波隆斯基的诗。

很快他已会自己背诵了，有时当着母亲和奶妈的面，有时独自一人。

“从儿时起，”勃洛克在自传中写道，“便有一股勉强跟某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诗歌潮流不断地冲击着我”。

文学不仅仅是柏拉图所迷恋和贝凯托夫家所崇拜的对象，他们几乎人人都在这方面尝试过自己的才能。

安·尼·贝凯托夫认识谢德林^②，也写过评论文章，甚至还要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格利戈里耶芙娜，除翻译外，还从事编辑性质的工作。

长女叶卡捷琳娜，随丈夫姓克拉斯诺娃，写过诗歌和小说，她的作品在她死后得到出版。

其余几个女儿也搞过文学翻译和诗歌创作。

家庭记事簿就象记录孩子身高的门框上的刻痕一样，记载着岁月的变迁。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浪漫主义诗人，翻译家。代表作有《乡村墓地》、《斯威特兰娜》。

② 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著有《外省散记》、《波谢洪尼耶遗风》、《一个城市的历史》等。

1888年：“萨舒拉^①已经上学了，非常聪明、漂亮。”

1892年，“萨舒拉读魏金斯基中学二年级，他是1891年9月入学的。学习不错。”

1896年：“萨舒拉15岁了，读中学六年级，排名第五，学习很好。”

可是，说真的，并非一切尽如人意！他已开始讨厌学习。从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到公立中学残酷的氛围，这反差太强大了。从老师到同学，所有的人，在他看来，都是粗野和陌生的。家里人责备他学习“不用心”。

学校里的风气——虚伪之至。1895年勃洛克母亲要求把他免试转到下一个年级。后来她气愤地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讲：“俄语教师苏洛夫采夫贩卖东正教性质的奇谈怪论，抱怨萨舒拉的作文《论基利尔和梅福季^②的启蒙意义》是一篇坏文章，然而同时，他们学校里却有一座基利尔—梅福季教堂。”

小勃洛克的兴趣与学校陈腐的要求相去甚远。1898年，毕业考试前夕，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对儿子无论如何不肯钻研宗教课程大为不满：“要是我问他奥瑟罗^③与议院的关系，他倒是能喜不自胜地当场予以解答。”

然而到了夏天，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沙赫马托沃里，生活又重新向孩子展示了它最光辉、最妩媚的美。

当他望着列车车厢的窗外，不由自主地想再读一遍贝凯托夫一家所崇敬的诗人费特^④的诗句时，他便感到，幸福已

① 萨舒拉：勃洛克的名字亚历山大的爱称。

② 基利尔和梅福季：俄语字母的创始人。

③ 奥瑟罗：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男主人公。

④ 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俄国“纯艺术”派诗歌的代表。

经开始了，

……一棵棵树披着银色的月光
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
一座座桥伴着铁的轰鸣
在我们脚下风驰电掣。

波德索涅奇纳亚车站上已经有马恭候在那里，眼前展现出一片熟悉而又迷人的景色，这景色曾令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心旷神怡。他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化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先于他买下了邻庄鲍勃洛沃，他则买下了这里的沙赫马托沃。“……他说去看看，谁知这么一看，就非要买下不可，”他的妻子回忆道。

瞧，已经看得见小山包上那座带阁楼的平房，样式属于典型的十九世纪初期中等地主的庄园。说着一行人已走进院子——勃洛克小时候管它叫“狗院”，因为，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仆人加甫利尔脱帽行礼，不知为什么，外祖父叫他“诗人”。加甫利尔跟萨沙一样，喜爱各种各样的动物，每到割草季节，他肩膀上便有一只猫“正襟危坐”。小勃洛克把他看作沙赫马托沃的重要人物，连他打水走的那条路也被命名为加甫利尔路。

几条狗已经到齐了，跟客人亲热；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跟年轻的“王子”亲热——鲜花，灌木丛，渐渐涸浅的池塘里的水。

一座古老的大花园，葱茏滴翠，花繁叶茂。园中有若有所

思地通向四面八方的羊肠小道，迂回曲折，纵横交错。其中一条林荫小路的尽头有一扇篱笆门，取名为屠格涅夫门。但花园最主要的装饰还是那个品种繁多、争奇斗艳的丁香花园，把拉赫马尼诺夫罗曼司的歌词奉献给它，它是当之无愧的。

早晨，迎着朝霞，
沿着茂盛的草地，
我去呼吸清新的空气，
在芬芳四溢的树荫下，
在那座丁香花园里，
我把自己的幸福寻觅……
生活中有一种幸福，
我命中注定能找到，
那幸福住在花丛中央，
在青翠的枝叶间，
在芳香的花蕊上，
我可怜的幸福在开放。

这是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芙娜·贝凯托娃的诗。

夜莺在丁香和蔷薇丛中婉转啁啾，黄鹂和斑鸠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来拣拾松果和核桃的小松鼠像是在跟它们比赛，竖起自己的尾巴，勇敢地从一个树跳到另一棵树上。

外祖父——萨沙管他叫“顽童”——肩上挂一条带子。这可不是从前他做校长时为了营救被捕的大学生而时常戴的勋带。这是一条普通的绿带子，上面系一个绿色的洋铁盒，用来采集植物。外孙在周围蹦蹦跳跳，象猎狗跟着猎人一样。他们

去散步，同时又全神贯注地搜索着某种植物，一进林子便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还带着战利品迷了路。

“我跟外祖父找到一些在沙赫马托沃及其附近见不到的花”，小勃洛克自豪地写道。要知道，这也是课堂，甚至是植物学讲座。值得庆幸的是，学校里死气沉沉的课堂可不能跟这同日而语！

热情、天真、爽快、孩子气十足的外祖父，跟外孙一起做蛇形风筝，一起放飞，一起高兴地大声喊叫：飞得真不坏，不比门捷列夫的气球逊色！

时光喷洒着沁人心脾的甘露，就像外婆喜欢做的果酱。

萨沙仍去鲍勃洛沃，去门捷列夫家，或者再远一些，去杰多沃和特鲁比齐诺，那儿住着几家亲戚——科瓦林斯基家，卡列宁家，还有索洛维约夫家。索洛维约夫家里有个男孩叫谢辽沙，是萨沙的表弟，很有激情，也有点儿神经质，已经开始写诗了，甚至还“发表”过……

在哪儿发表？就在《信使》上！这个圈子里有名的杂志，编者就是经验丰富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他早就想把自己那些短小的习作，如诗歌、小说、谜语一类的东西编辑成册了。不过，通常每次只出一期便停刊了，否则材料不够。稍后他又出了“轮船”（他喜欢船，还一个劲儿地画船）。而如今，到了“成熟的”中学时代，他又开始搞《信使》。这里，从刊名本身即可看出他对成熟的渴望：要知道，当时出版的还有一本赫赫有名的刊物《欧洲信使》！杂志的工作人员可谓不少——外祖母、母亲、姨妈，还有几个表兄弟和熟人。但主要撰稿人——诗人、作家、幽默家——全由编者一人担当。

杂志是幸运的，新闻检查官全力支持它！若说这位检查

官对它有养育之恩，这并不是什么阿谀逢迎，因为，这不是别人，正是勃洛克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

就像过圣诞节一样，
送个玩具作礼物，
而生活如袅袅青烟，
飞向蓝色的天幕。

（《在云雾里，在晶莹的……》）

某些勃洛克传记的作者，如弗·科尼亚日宁，说勃洛克在贝凯托夫家时，是在一种“温室氛围”中长大的。

然而，正如后来勃洛克谈论巴枯宁的家庭一样，在这“旧俄罗斯家庭迷人的音乐中”，也闯进了刺耳的不和谐的音调。

在表面的平和与谐调之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志向和趣味。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尽管在当校长时也算得上个“重要人物”——照他自嘲的说法，但在政府的眼里，他一直是个危险和不安分的人。应邀为年轻的大公们讲授植物学时，他总要在课堂上穿插一些他们的先皇们的笑话，特别是尼古拉一世。

这位在共和派“新运动的日常生活中”有点儿因循守旧的老人形象一直清晰地留在勃洛克的记忆中。他去世后，诗人曾描写过在莫斯科遇到的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莫希干人^①：

① 莫希干人：北美一支灭绝的印第安部族。此处比喻“残余者”。